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陳裕昆

大學衍義卷二十九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遇災之敬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降亦作洚洪水也

臣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

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戒也聖帝明王之畏天省已類如此其後成湯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人疾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宫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

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儆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相太戊太戊商中宗也伊陟伊尹之子亳有祥亳國都也祥異也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叙之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

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聽忠言修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之誠而以天命律已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雊鳴也）祖已（賢臣）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降下民典厥義（典常也義理也）降年有永有不永（永長也）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孚信也）乃曰其如台（台我也）嗚

嗚呼王司敬民司主也罔非天胤罔無也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豐學也昵親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肜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為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已先格而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夭人人或中道自絶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天未即

誅絶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鳴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為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為國之害莫大於此

臣按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鳴

不於它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

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于賢哲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

三代未遠一雅之興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叔周大夫）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明大也雲漢天河昭光也回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卒盡也）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蘊積也隆盛也蟲蟲旱氣也）不殄禋祀（殄絕也）自郊徂宮（郊祀天也徂往也宮廟也）上下奠瘞（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靡神不宗（宗謂尊事之）后稷不克（克能也）上帝

不臨（監臨也）耗斁下土（斁敗也）寧丁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不可推知）兢兢業業（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孑獨立貌）四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大命民死生之命）靡瞻靡顧（言無顧視之者）羣公先正則不我助（謂百辟卿士之從雩祀者）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山枯川竭如洗滌也）旱魃為虐（魃旱神）如惔如焚（惔燎之也）我心憚暑（憚畏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臣按此詩蓋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爛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之能為雨者無不禱矣牲牷不敢愛圭璧不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爞然自郊至廟所以祭享者無不至矣莫親於后稷而不能捄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其耗敗下土民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言致旱之由不可推知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在上周自厲王板蕩

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又重之以旱將無復有孑遺者矣四章則言旱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自容民之大命死亡無日莫有顧視之者羣公先正之與祀者曾不我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何忍使予至此乎五章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為槁竭使我心如焚灼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見譴寧使我遯而去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而下大略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之心惻

身修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為中興之治與

正月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其首章曰正月繁霜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我心憂傷民之訛言訛偽也亦孔之將將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京京大也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癙憂幽憂也痒痛也

臣按正月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時而多霜焉其異大矣而民言爭為訛偽其異又大於繁霜也曰訛言者何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忠

為佞以佞為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也在位之君子為之憂為之病而王莫知焉其致禍敗也宜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一章曰十月之交十月夏正建亥之月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

何不臧臧善也三章曰爗爗震電爗爗電光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寧安也令善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冢頂也崒崔嵬之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慘也皇父卿士皇父字也番為司徒番氏也家伯為宰伯字也仲允膳夫仲字也棸子內史棸氏也蹶維趣馬蹶氏也楀維師氏楀氏也卿士以下皆官名豔妻煽方處豔妻謂褒姒也煽熾也處居也六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臣按四月繁霜幽王不知戒也於是十月之朔日

有食之考諸先儒之論以為日月之食雖有常度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古之深忌也十月純陰而食詩人亦刺之者蓋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故均於

為興焉亦孔之醜言其甚可醜也月有虧微理之正也日亦虧微豈不甚可哀乎原日月之告凶不用其行者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陽也陽尊陰卑陰亢陽而不勝乃其常也陰勝陽而揜之可以為常乎曰于何不臧言何由而有此不善之證也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令既十月矣而雷電交作山傾川涌陵谷改易高深易位此為何景而幽王曾莫之懲刺王而曰

令之人者不欲斥言也前云不用其良謂善人失
職也善人失職由小人之用事也小人用事于外
者由婦人主之于中也故至此歷叙其人焉卿士
司徒而下皆王朝貴近之官而皇父之屬分據其
位所以然者有褒姒為之地也女子小人內外交
締此災異所以併至也善人君子遭值此時黽勉
從事未嘗敢以勞苦自言而無罪無辜横罹讒毀
以此知山摧川沸之變非天為之實噂沓背憎之

人為之也蓋上天仁愛非有意於降災乃人自取之耳可不戒哉

齊有彗星彗星除舊布新之象齊侯使禳之景公晏子晏嬰也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彗之狀如帚故曰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恃也後世神怪之說興以為災異

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此為害之大者也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熒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心宋之分野也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臣按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

善而法星為從三度天人相應其捷如此可不畏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仲舒又言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静者動謂地震也陽蔽則明者晻謂日食也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元壽元年日有蝕之孔光對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

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是年息夫躬建言災異數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説

而天意解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

臣按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為精粹其曰人之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者尤古今之格言也匡衡以下其言亦足以警世主故剟其略著于篇云

以上論遇災之敬

崇敬畏

臨民之敬

五子之歌夏書篇名詳見後　其一曰皇祖有訓皇祖大禹也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臣按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情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卑而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摇則木拔民離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之則愚合

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夫愚婦有能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不能加焉敢以已之聖為可恃而民之愚為可忽乎三失謂失之衆也一失猶不可況至於三凡民情之怨忿其端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於未形則易抹於已著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馬賴轡猶君之賴民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常懔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為人

上者柰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視大禹之訓宜知戒矣

召誥召公作以告成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丕大也諴和也休美也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嵒險也

臣按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為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嵒險可也夫民若何

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康誥亦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召之啟告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

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

以上論臨民之敬

崇敬畏

治事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時謂四時農功之時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葢於日之出入必敬俟之也至於咨鯀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其於卹刑於敷教於典禮於咨妝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之敬見於事者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則立嫚則隳雖至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不獨修身為然至於

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既鮮知以敬治身而臨
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由基也臣故摭二典所記
以為後王之法云
以上論治事之敬
崇敬畏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之三章文王詩雝雝在宮雝與雍同和也肅肅在廟肅敬也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射厭也保守也

臣按此詩言文王之在宫中則雝雝然而和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功未甞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也雖未甞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嫚易之氣設於體也斯其所以為純亦不已與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也不遐有愆遐遠

也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屋漏者室之西北隅也無日不顯莫予云覯覯見也云語辭神之格思格至也思語辭不可度思度測也矧可射思射音亦厭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羣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況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蜵蜎蠖濩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褻御之旁環而

能凛然自持不媿屋漏者雖明主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度者況可有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朱熹之説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

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不敢忽焉所以
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
道之遠也臣覵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
恐懼與慎獨云者通為一事至熹乃析而二之蓋
以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
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二又以見平常之時
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
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聖明之主熟玩而深

體之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源實自此出可不勉哉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小雅正月之篇孔甚也昭昭明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疚病也猶言無愧於心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抑篇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臣按此亦前章慎獨之意故引詩以明雖潛深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內省

不疚而無愧於心盖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音愜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已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媿於屋漏故君子静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

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

易平易直正直子愛諒信也油然新生好貌

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嫚之心入之矣

臣按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能已生

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悦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不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於嚴

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

易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嫚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嫚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内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淫樂如鄭衛淫哇之樂慝禮如妻卷猥俗之禮不接心術惰嫚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音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内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内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斯誼也夫人之所當知而於人主為尤切惟聖明留意焉

則顔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息生長也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濯濯蕩然之貌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

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械也）梏之反覆（反覆猶展轉也）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熹曰牛山齊之東南山其木固嘗美矣以伐之者衆故失其美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日夜之間必有所生長非無萌蘖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

濯濯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

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又曰人理義之心未

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而朱熹推衍其義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業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不佞又嘗推衍朱熹之說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

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眹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自冬至以後為闢自夏至以後為闔貞者元之本元於時為春貞於時為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艮東北之卦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

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夜為最甚故其說以夜為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愚者一得惟聖明幸覽擇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按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跬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

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也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汨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既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自

天子以至庶人其道皆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攻尤易以放然則其可以不知求乎求之匪它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即所謂由義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萌謂萌蘖今夫奕之為

數小數也奕圍棊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秋奕者名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繳以繩繫箭而射也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臣按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

少理義漑灌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説進者至矣猶㷗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奕比之奕雖小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一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

必如順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呂大臨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

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朱熹曰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臣按養心謂涵育其心也存謂不失其本心也多欲則戕伐其心矣烏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其心矣烏乎存昔漢武帝謂羣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充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克之方將與漢武同科而欲逺蹟堯舜非臣之所敢

知也惟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功

大學衍義卷二十九

大學衍義卷三十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規警箴誡之助

大學曰湯之盤銘盤沐浴之盤也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曰苟日新苟誠也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說已見大學或問

踐阼篇大戴禮篇名　武王踐阼三日受丹書於太公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云云全文見第二卷

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戒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殷監不遠視爾所代爾武王自謂也代謂周代商

臣按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當寢而安逸欲易作一反一側敬不可忘淫戲自絕視彼殷商銘席四端為心之防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臣按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明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過常生於意慮所不周故雖聖人懔乎隱憂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臣按盥沐之盤朝夕自潔因而為銘與湯一轍溺人溺淵因水生戒蓋溺於淵者猶可浮游而出險

夫壬人所以陷溺其君者千智百態使吾沉迷於旨酒厚味顛倒於艷色淫聲方恬安而莫覺倏禍敗之遄興斯其為患詎止於溺淵而已乎

楹銘曰毋曰胡殘殘害也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臣按斯銘凡三反復蓋人情每忽於窈微而禍亂常生於隱伏銘之於楹朝夕見之以敬以戒保於未危

杖銘曰於乎危（於音烏一本作惡音同）於忿疐（於如字忿疐怒也）於乎失
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臣按大易所謂懲忿窒欲逞忿者有危身之憂縱
欲者有失道之辱杖之為物于以自扶操之則安
全有賴舍之則顛踣可虞富貴奢淫易忘兢畏於
杖為銘是或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實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

以報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齊明盛服對越上帝於牖為銘朝夕是戒

刎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與背同崩傾壞也

臣按刎之為服以示威武然德寔威本威乃德輔惟德是行無思不服一於用威祇取顛覆頎頎獨夫所寶者刎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少間謂須臾也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

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矛之造謹之戒之况於兵端一啓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殘生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皆斯須不忍實爲之寧王以此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違斯言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詞義易知者如右

禮運禮記篇名 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即三公之致仕者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卜筮掌卜筮之官瞽無目者誦詩以侑也 皆在左右王中心無

為也以守至正

臣按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廟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

它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褻御近習所説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思得乎此君德之所以不如古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宫商角徵羽五音也佩在右者其音中徵角在左者其音中宫羽趨以釆齊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音茨釆齊即今楚茨之詩行以肆夏登降之樂節也肆夏即今時邁之詩周旋中規周旋反行也宜圓折旋中矩折旋曲行也宜方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佩見於前揚之謂小仰佩見於後鏘玉聲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聲鑾和

音鈴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臣按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鑾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斵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

而入不然非臣之所敢知也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至于師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謂聞人之言必誦念記憶而納之也志猶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輿車也旅賁虎賁也位宁有官師之典宁者人君之位倚几有誦訓之諫倚几閒居之時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暬御之箴居寢燕息之時暬御謂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樂官

史不失書史掌書史者矇不失誦矇謂瞽矇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已懿戒即今抑詩也及其没也謂之叡聖武公

臣按衛武公之所以約敕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殁有美謚後之人主尚其法諸

孔子觀於魯廟有攲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攲器者虛

則欹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為大法而制器亦象焉虛而欹不及也滿而覆過

也過與不及均為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曰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富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

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言無口過之可憂也

臣按斯文大畧與武王諸銘相出入必古之遺言

也孔子因是而發臨深履薄之言人主誠能誦之於口志之於心而書之宥坐以自警亦進德之一助云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玄宗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今願陛下以為元龜則天下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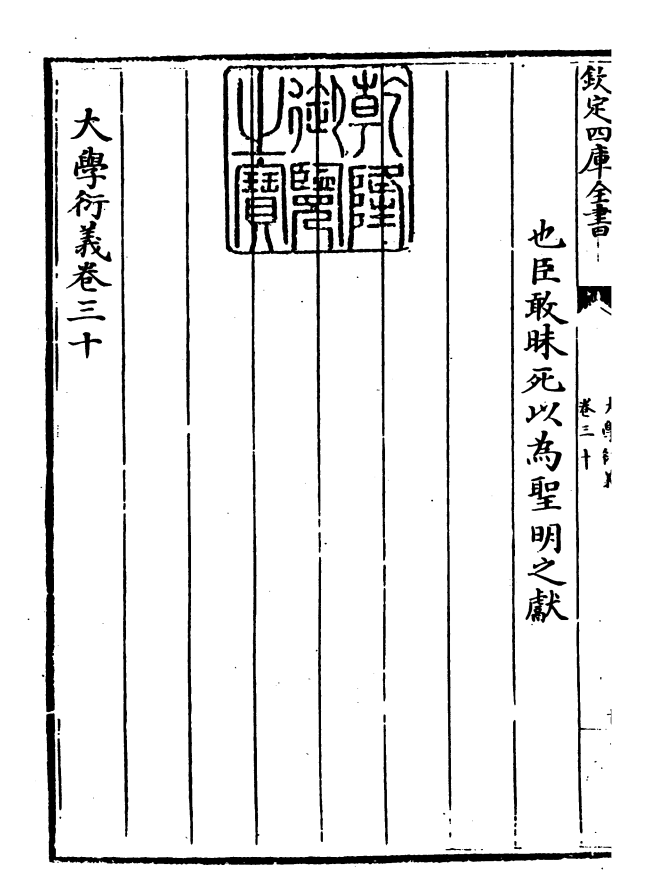
甚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著龜也宋璟手寫為圖以獻可謂有志於正君矣今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而繹之如姬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敢暇逸然後此圖能為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繪具與幾何惟聖明其深念之

以上論規警箴誡之助臣聞程頤有言古之

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將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順之意蓋欲學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無禮樂銘戒之助可也然以學者言之則今之所無固未易復以人君言之則亦何所欲而不可耶誠能內主乎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

之屏幃可也使人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閒永日毋深居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魯廟之器倣而為之設于宥坐以致滿盈之誡可也不寧惟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舉觴命爵以古者房中之樂如周南召南是也而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為孰曰不可內外交養動靜弗違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聞



也臣敢昧死以為聖明之獻

大學衍義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汪學金

謄錄監生臣陳裕昆

大學衍義卷三十一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逸欲之戒

書益曰吁（敷）戒哉儆戒無虞（度）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熙）

也明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違背也干求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逆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儆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治安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首言之若任賢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理之不可成與夫違道以求名咈衆以徇欲皆枚數而告戒之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治亂之

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逞欲之事自不肯為又以常憂勤常兢畏而不以怠荒間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效有不可揜者益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明皇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

之言為萬世之蓍策其可忽諸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臣按此臯陶戒舜之辭逸謂燕安怠惰之私欲謂奢靡荒淫之好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也故當以勤儉而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夫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于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臯陶所以惓惓也

禹曰無若丹朱傲（丹朱堯子不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

夜頟頟傲虐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殄絕也予創若時創懲也娶于塗山國名辛壬癸甲辛日娶妻甲日復出治水啓呱呱而泣啓禹子予弗子唯荒度土功荒大也

臣按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慝之源也故所好者慢游所作者傲虐不分晝夜而肆其頟頟之狀無水而強行舟羣淫而亂家政所以殄絕其世也禹以敬戒之心懲其若此是以有室而

弗遑居有子而不暇愛獨於平土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騁欲禹惟敬戒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為法

太康失邦夏后氏也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仲虺之誥仲虺作此以告成湯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王謂成湯邇近也殖生也德懋懋官懋勉也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臣按淫聲美色者迷心之鴆毒故湯弗邇之珍貨厚利者害義之稂莠故湯弗殖之人欲消亡天理昭著是以勉於德者必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必勉之以賞用人之善由己之善已有不善則改而從善公平正大卓犖明白其原皆自不邇不殖始然則人主之心其可使有一毫物欲之累哉

伊尹作伊訓訓太甲也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肇始也從諫弗咈咈違先民時若先民猶言古人時是也若順也居上克明為下克忠為大聲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檢為約飭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敷廣也哲人賢哲之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儆戒也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匡正

具訓于蒙士蒙童蒙也墨者貪以敗官之刑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按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己者而後述其所以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掃地湯始修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上則能明其德為民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故不求其備

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如此以至于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難懼保之之不易也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儆有位蓋將維持王業於無窮也巫歌舞以樂神者也故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是為巫覡之風殉猶殉葬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知省悟又恒于畋獵不知止息是為淫泆之風侮嫚聖人之言違咈忠直之士疎遠耆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為悖亂之風三

風其綱而十愆其目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繩以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至諸侯或蹈其一猶必取喪亡之禍況天子乎故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破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冀其

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與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西戎遠國底致也犬高四尺曰獒）太保乃作旅獒（太保三公之官召公奭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庸用也展布也）人不易物（易讀如輕易之易）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者戲狎之謂）玩物喪志志以道

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竒獸不育于國不寳逺物則逺人格所寳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矜謹也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八尺曰仞功虧一簣簣取土器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臣按西旅獻獒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人臣之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夫明王敬謹其徳豈欲四夷之我賔哉而

賓貢乃有不求自至者然其所獻不過服食器用而已無它玩好也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於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無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夫有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若狎侮君子則君子去之無以盡其心狎侮小人則小人怨之無以盡其力召公先言慎德至此又以狎侮為戒蓋不敬乃敗德之源故也物之誘

人因視聽而入目悦色耳悦聲苟非心有所主未有不反為耳目所役者故必使耳目聽命於心而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度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修也玩人喪德即上文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即上文所謂役耳目也玩人則以人為戲輕薄嫚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以物為戲荒縱淫泆未有不喪其志者然則何以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養心則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衆多之言交

至吾前何以應之曰道為權是非當否折之以理雖有詖淫邪遁其能遷乎舜以危微精一告禹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此内外交養之方也召公之意其在於是世之人主於有益之事多不肯為而惟無益者是為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不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温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騆

乘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鄭出也故敗見獲於秦事見左傳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周穆王伐犬戎得白狼白鹿以歸荒服遂不至事見國語千里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事見後卷鬬鴨之求魏氏所以不長魏文帝喪服未除遣使於孫權求鬬鴨事見三國志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國以强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驗者此其所以為聖賢與篇將終又歎息而言蚤夜無或不勤前言慎德欲其不嫚此言勤欲其不怠慎者

嫚之反也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慎而不嫚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行者德之積微者鉅之積一行不慎全德之累微者少忽鉅者不成又以為山譬之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可也萬年之業隳於一旦其可乎茍能信蹈乎茲則生民安其居民生安則王業永矣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戒之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後世人主其可以已德為既足而厭規切之論乎

周公作無逸（作此以戒成王）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猶居也）先知稼穡之艱難（種曰稼成曰穡）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謂小人所恃以為生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相視也）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諺鄙語也）既誕（誕妄言也）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昔之人指父母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即商太戊也）嚴恭寅畏（四者皆敬也）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高宗為太子時父小乙令居民間習民事）作其即位（作起也）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亮信也陰默也其惟不言言乃雍雍和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保安也惠愛也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謂商之後王也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抑謙

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徽美也懿亦美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供貢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淫過也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按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無逸者

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作勤作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離者焉或慕而為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為生者

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相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也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

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以為黠而
反以老成為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
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此
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
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
為田舍翁乎臣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遽
處安逸所以誕妄侮厥父母餘則祖謙畫之祖謙
又曰此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之我聞

蓋其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則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

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功與無逸互相發也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言享國五十九年於小大

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此意也

臣按舊說以祖甲為太甲考諸史記祖甲者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與不義惟王之說叶而以邵雍書參之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世次又正在高宗之後故知非太甲也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為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飲酖食野葛者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效乎呂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云云者將論文王無逸先言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

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祗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已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果安用

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柔之徽美者也懿恭恭之淵懿者也凡人柔巽謹愿不謂之柔恭不可也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於民言小者蓋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鮮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 𡕒乎有杯水勝火之難

推望道未之見之心勤而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為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為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為也不曰不為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横費

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為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伯主者班班可見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佚游損横斂大畧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坊民後世猶有妄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者

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

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此人君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浸入于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無淫於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絶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横斂必先絶横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横斂四者既省

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一日故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至于終身不反也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

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為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寖深寖溺矣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法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酗于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者必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沉湎于酒心志惛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專於陳戒與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鴟鴞之篇豳風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牖戶綢繆纏綿補葺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臣按孟子引鴟鴞之詩以為彼羽毛微類而能於未雨之時豫為之備如此今國家閒暇不能修明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

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如鴟鵶遠矣為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為盤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䟽儀狄絶甘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飽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

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婦人也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王登强臺臺名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音怡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婦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林蘭臺皆臺榭名强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臣按四者之欲人之所同惟聖賢則能以道勝欲故大禹絶旨酒而不御晉文推南威而遠之楚莊盟强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同年而語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桓雖知厚味之亡國而寵任易牙至於終身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蹈之也物欲之伐人至爲可畏惟人主一以大禹爲師推惡酒之心以御羣物而深戒齊桓之不勇其庶幾乎

唐太宗時張藴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内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珎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臣按大寶之箴亦丹扆之良規也故劉音掇取其畧以備覽觀焉

以上總論逸欲之戒

大學衍義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卷三十二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沉湎之戒

微子（商書篇名）父師（箕子）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于酒（沉謂溺于酒酗謂醉而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忍斥其君故為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辭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冒亂也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為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惛則衆慝所自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惛者志一惛則無所不有矣

故曰冐色曰暴虐曰宫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為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邇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冐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惛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故都也）乃穆考文王（穆敬也）肇國在西土（肇始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誥告也毖謹也）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元大也）天降

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行音幸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辜罪也文王告教小子有正有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迪訓導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棐輔也徂往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腆厚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哲王謂成湯迪畏天顯小民迪蹈也經德秉哲經常也秉執也自成湯咸至于

帝乙(帝乙商之後王)成王畏相(成就也)惟御事厥棐有恭(御事治事也)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矧況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尹人者師尹也祗敬也辟君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後王謂商紂)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易改也)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誕大也泆蕩也)用燕喪威儀(燕謂飲安喪亡也)民罔不盡傷心(盡痛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

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罹憂也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酗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告教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封康叔於衛衛受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酒誥以訓敕之妹邦即衛也成王之誥專為衛而作故云然也朝夕祀茲酒言文王之告教諸侯而下至於治事之臣朝夕

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為酒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沉酗也及我民以之喪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自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度而受福則為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為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衆矣惟行以酒為行也惟辜以酒為罪也文王既教羣下勿常于酒又教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以德自持則無酣醟音泳之過所謂不為酒困也民

蒙文王之化亦各訓廸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珎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聽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於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為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為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

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既又叙成湯之謹酒與後王之酣身為康叔戒葢湯上畏天下畏民常其德而不變秉其智而不惑自是至于帝乙皆以成君德敬輔相為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不敢况曰崇飲乎崇飲謂相尚以飲也是時内外大小之臣無敢湎于酒者不惟禀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為不敢猶見勉强不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

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大臣之祇辟也一時羣臣以此自勵雖欲不興得乎及受沉酣其身命令不著于民惟作怨之事是守惟淫泆非彝是縱安燕以喪其威儀考之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于酒逸欲不息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很水火可入兵

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也紂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于民羣酗于酒惟有腥穢上聞于天天之喪商無復眷愛之意者以受自放于逸故也天豈虐商者哉以商人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沉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叔敬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視為龜鑑

蕩召穆公作以刺周厲王穆公名虎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式用也既愆爾止止容止也靡明靡晦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譏其飲酒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哉不使爾為而為之是逆天也儻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齊肅也飲酒溫克克勝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再也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德大夫恐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規戒如此云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媟狎也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其三章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

反反反言重謹也一云反反顧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幡輕數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僊軒舉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抑謹審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怭怭媟慢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秩序也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呼也呶讙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過也側弁之俄側傾也弁冠也俄傾貌屢舞傞傞傞傞不止也臣謂傞傞者蹉跌之狀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嘉美也維其令儀令善也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

反耻式勿從謂毋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童無角羖羊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者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幡幡然而輕矣怭怭然而嫚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籩豆亂而冠弁俄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則僛僛然而傾側甚則傞傞然而蹉跌矣君臣燕

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媟瀆如此則誨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為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為禍可勝計邪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先儒劉晏之說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罔間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而淫亂邪

惡百醜無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者反恥而罰之
俾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
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大怠用以爲
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
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爲樂謹勿言其
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
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
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

之歎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為淫亂故三爵之後昬昬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幽王繼宣王中興之後使為不道不若是之甚犬戎豈能殺之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為而幽王為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曑於此章雖多牽強忿激然論酗酒之害

深切詳明故錄之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為方來之監云

抑（大雅篇名）衛武公自警也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女雖湛樂從（汝者武公自謂）弗念厥紹（紹繼也）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恭）明刑（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為也興猶書所謂方興言為之未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先王之

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為戒者能敬奉之則不為荒縱之行矣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乗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茍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

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于覆國其亦可監也夫

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罷

臣按元帝之為君非能剛果必為者也其覆杯之舉則于聽言改過而畧不凝滯此所以粗能自立于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為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帳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巵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為宇文化及所弑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以上論沉湎之戒

大學衍義卷三十二

大學衍義卷三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荒淫之戒

牧誓（武王誓師牧野之辭）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雌也晨鳴晨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妲己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肆陳也答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臣按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四方罪戾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

詩谷風邶風篇名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

靜女同上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同上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

與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鄘風篇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同上）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夫人即宣姜也）

桑中同上 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同上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同上 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蝃蝀同上 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氓衛風 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其子伋之妻而為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静女之刺相繼而作因譏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而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牆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世而至懿公卒為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中與蝃蝀之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事

之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二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籧篨仰而不俯戚施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為人者也燕婉指伋而言謂其為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是伋壽死而國俗敗子頑象之上烝君母衛君父子之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安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非

能滅中國也以中國自為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焉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蓋莫不然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一章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二章曰不可詳也三章曰不可讀也蓋淫荒穢褻汙人牙頰言之且不可況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不可聖人乃著之於

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故事國風之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非之臣今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泆導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華其機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為淫昏而作其禍敗往往略同不能悉舉

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肴勝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兆臣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

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愈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

卜不中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比猶合也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

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史蘇曰亂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事見前

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己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内故以比言之無

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己之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宫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也治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宫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宫闈之寇賊吾於内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

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禄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禦止也吾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子產鄭大夫名僑叔向問之叔向晉大夫子產曰僑聞

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露猶羸也兹心不爽爽明也而昏亂百度百度百為之法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謂嬪御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司主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姬晉姓也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四姬有省猶可省減也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肸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產之論略相表裏夫陰根於陽故女

為陽物人道以夕故曰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以其陽物故生内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衆疾之源淫於色則心為之荒惑其不生疾乎故子産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矣然則醫和之責大臣何邪大臣之於君所以傅之德義而保其身體者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為能以此自任故無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永其天命後世知

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二人者非姦非慝徒以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淫猶不免責況以姦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其罪可逃誅哉子產之所謂四時何也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所聽修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為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惑溺無

節乎又况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内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與曰此子産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妲己襃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矣子産醫和所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為昭儀居昭陽宫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冒黄金塗切門限也白玉階陛也壁帶壁上横木往往為黄金釭音工函藍千結反沓冒其限也

田璧明珠翠羽自後宫未嘗有焉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彊無疾暴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宫門銅鍰也

臣按昭儀之始入也姿質穠粹見者嗟賞獨宣帝

時披香博士淖方成此老宮嬪也為披香殿博士立帝後唾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火德也其事見司馬光通鑑云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漦之異檿弧箕服之祥國語語雖近怪然豔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生也必矣禍水之說近是故併附焉

唐玄宗貴妃楊氏始為壽王妃壽王瑁玄宗子也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納禁中臣按此即新臺之比也玄宗於是無復人理矣異之即為自出妃意者丐籍

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智筭警頴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進册貴妃三姊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臺省州縣奉請托奔走期會過詔勑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他日妃以譴還第比中昃帝尚不御食笞怒左右高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由是愈見寵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冶瑑金玉

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秘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怪珍入貢動駭耳目妃嗜茘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别為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劒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初安禄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妃嘗養禄山為兒令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賜妃洗兒錢禄山在禁中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禁也及禄山反

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辛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

史臣歐陽脩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高祖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韋二后也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為鑒

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鉷為色役使併責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

鮮于仲通帥劒南兵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托府縣峻於制勑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況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為猶憚其釁也自非陳玄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臣按後世淫泆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亂者衆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傳曰夫有尤物

足以移人茍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明皇當承平富庶之餘而忘持盈守成之戒志念所營惟在聲色而尤物出妖姿蕩目狡謀鉥心二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闥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絶載舁禄兒反謀決曾未幾時而鼎祚移戚家兵塵暗宫闕矣色之為禍慘於鏌鋣而烈於燎原之火大抵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子又别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莊宗嘗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伶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羣伶亦大驚駭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國亂政者有景進史彦瓊郭門高為最是時諸伶出入宫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

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嬪御未備閹官希旨多言宫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宫萬人今空宫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宫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郭門高名從謙

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盖親軍也莊宗後因事戲之謂其教王温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踏左右皆奔走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修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臣謂倡優子女其同類者也故

以附于女寵之後為世戒焉

以上論荒淫之戒

大學衍義卷三十三